



人性追望  
世态炎凉

## 01 男友离家出走

苹果不怒反笑,轻轻拍了一下手说:“求之不得。”

“你不用和我转文,”张凯道,“要分现在就分。”说完,他冲到衣橱旁边,从上面取下苹果出差用的行李箱,然后拉开衣橱门,把自己的衬衫、外套、内衣一股脑儿地塞进箱子里。苹果见他毫无章法,行动像个孩子,可明明已经是30岁的大男人了,不禁又可气又可笑,也为自己感到悲凉。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从22岁到30岁,居然给了这样一个人。

苹果默默地走到门前,从架子上取下自己的包,抽出了一张卡。这张卡是她交电话费用的,卡里还有2000块钱。她等张凯收拾完东西,提着箱子气鼓鼓地走到门前,才把卡递给他。张凯不接,苹果说:“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”

“我就是饿死也跟你无关。”

“是吗?”苹果道,“我只希望你饿死了也不要再上我的门。”

张凯一阵心寒。这是他谈了七年的女朋友说出来的话!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,砸在门前的地上,“钥匙还你,我走出这个门就不会再回来。我是男人!我说话算话”。

“你说话算话吗?”苹果说,“你说你找工作,你说你好好工作,你说你要买房买车,你哪一句话算话了?你哪一件事情做到了?”

不等苹果再抱怨,门已被拉开了,张凯像一只被猎枪指着的野狗,嗖地蹿了出去,然后砰的一声关上大门,把苹果一个人留在家里。

这已经是苹果与张凯爆发的不知第几次家庭大战了。每一次家庭大战爆发后,家里的损失都很严重。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,除了杯子、碟子、书,还有一台电脑——这可是苹果咬着牙,下了几个月决心,才添置的一个大件。

6900块钱,对他们这个月收入只有4000元的小家来说,投入太高了。苹果如果不是考虑张凯要玩游戏,她根本不会买电脑。对于这台电脑,苹果又爱又恨。爱的是,她确实心疼张凯,看到张凯要用原来的旧电脑打游戏,要么去网吧玩游戏,一个近30岁的男人,整天缩在网吧里打游戏,虽然可恨,却也令人心酸。

恨的是,苹果觉得给张凯买了电脑,就意味着她再一次降低了底线。在她和张凯的感情问题上,她又向后退了一步。她已经不求这个男人事业有成,买房买车,只求他有份好工作;已经不求他有份好工作,只求他能去找工作;已经不求他去找工作,只求他能好好待在家里;不求他好好待着,只求他不要打游戏;不求他整天不打游戏,只求他不去网吧,让苹果下了夜班后回到家,还能看见一个人。

这种又爱又恨的心情,不仅是苹果对电脑的看法,也是苹果对人生的困惑。她和张凯是校友,张凯比她大半岁。苹果学的是新闻,张凯学的是化学。两个人虽不在一个系,却因一次老乡聚会而相识。张凯家和苹果家不在一座城市,只是张凯小时候在苹果家所在的那个城市生活过,闲时无聊他来参加这个聚会,没想到和苹果一见钟情。

自从苹果和张凯恋爱后,除了恋爱问题,苹果一切顺利。几年前找工作还没有现在这么困难,她由学姐介绍进了一家出版社实习,又因出版社编辑的介绍进入一家报社实习,然后留了下来。尽管在这个报社工资不是很高,但这个平台不错,苹果在这里接触到这座城市各行各业的人。

苹果的业务能力不错,性格也比较温顺,对待领导和同事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她深知自己和这座城市比起来非常渺小。不要说她是一个本科生,就是硕士、博士生存也越来越艰难。她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,自己长得也不是很漂亮,更不是那种伶牙俐齿,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一滴水就能掀起一片风浪的人。她能有这样一份工作就很不错了,所以她老老实实、兢兢业业,甚至有点胆战心惊地工作着。

(摘自《求职游戏》作者 崔曼莉)



自家小史  
娓娓道来

## 07 逃离,定居安徽

婆身边。”

比起上海,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。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,我在那里写了《霜冷长河》和《秋千架》。

在合肥那几年,我心里很安静。妻子经常带着剧团到各地演出,一出去就演很多场。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作问卷调查,问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,最喜欢哪个演员。马兰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,几次都名列第一。

不管她到哪个城市演出,都一票难求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,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“造势”的民众,没有一个剧团敢在这个时候卖票,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。在大陆很多城市,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。戏剧危机,在她身上从未体验过。

她创造的最高票房,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。而她的实验,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。

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,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。如果她去北京演出,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,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。在这个群体的人,一律叫我“姐

夫”。这一叫,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。

但是,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妻子几次回家,表情郁闷地告诉我,不知怎么回事,周围的人突然都躲着她。

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悄悄告诉她:“他们的‘局’排定了,没有你。你还是走吧!”

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这位领导,说不出一句话,只是在心里问:他们是谁?什么叫局?我为什么要走到哪里去?

那些日子,马兰只是等,她在等一个说法,但是她不问、不求、不争。她的人格和艺术水平,是由许多“不”字组成的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打破。在等的过程中,她一直在猜测其中的原因,而且全在自己身上找。

“是不是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,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?”“是不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?”“是不是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,会影响官员的政绩?”“是不是他们动员我入党,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?”

我说:“都不是。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,严重超越了这

里的文化管理体制。正好,又遇到了我的事情。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,给他们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。”

妻子没有反驳。

那年,她才38岁,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。所不同的是,马兰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,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,只差了几步。

上海没法留了,安徽不让留了,我们能到哪里去呢?

马兰最看不得的是她的爸爸、妈妈也受到波及。就在前不久,当马兰带着剧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风光无限的时候,她的爸爸、妈妈几乎天天都看到人们热情的笑脸。现在,大多数人的笑脸都冰冻了。两位老人家又回到了做“右派”的年月,面对着一双双冷眼。

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,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。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,久久不说话。

她平日几乎不流泪,这次却流泪了。她赶忙擦去,别过身去看夕阳。

这个夕阳下的剪影,让我连续几天都失眠。

(摘自《吾家小史》作者 余秋雨)

终于,我对马兰说,决定离开上海,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。

马兰大喜过望,却又忧心忡忡:“你这么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,陷在合肥这个小地方,会不会不方便?”

我说:“正因为纵横世界,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。人为什么要结婚?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,逃到老